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曾胡談

蒼
徐一凌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六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凌霄·一士隨筆

徐凌霄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曾胡譚蒼

漫香一士

自洪秀全覆滅。國人莫不樂道曾胡。清末革命黨以排滿相號召。乃於曾胡輩無怨詞。近歲則黨國要人始復以曾胡相勗。並引爲治軍訓屬之範。則如蔣介石唐孟藩之携手北伐也。譚祖庵賡唐氏謂蔣爲今之曾潑生。願君以胡潤芝爲法。以收和衷共濟之效。今歲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漢口對所部訓話。有「曾胡治兵語錄不可不讀」之語。馮煥章之訓誡部下。亦時以曾胡爲言。張漢卿且略仿蔡松坡曾胡治兵語錄之意。輯有「曾胡治兵語要」。爲軍事教育之讀本。而「曾文正家書」亦其爲時賢所稱許。謂吾人立身行事。可資師法。凡此之屬。屢見於報紙記載。不遑備舉。良以曾胡誠有大過人者。無間今昔也。至其未明民族大義。自是時代使然。曩日中國智識階級。講天

曾胡語要

下主義。不講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於其一民族主義第三勝中。嘗詳言之。吾人固不必以此苛責曾胡矣。茲就關於曾胡立身本末。文章行誼。學識智略。軼事遺聞。諸端。漫爲談述。分期刊載。期大之可供史料。小之足解人頤。要。以使讀者對曾胡有較親切之認識。爲歸。其與曾胡事業上有關係之人物。而亦附及。藉爲參鏡之資。小旨。庸庸。匪欲自附於作者之林也。民國十八年五月十日。舊日我國人士對於一代偉人。每喜附會。以種種神話。以示崧生靈降生有自來之意。歷代開創之君。其賴以號召故神。其說者無論矣。即人臣之位高勳著者。亦不乏神話式之傳說。爲非常人之特徵。曾國藩之生也。相傳其曾祖父竟希。夢有巨物蜿蜒。自空而下。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不敢僞視。驚寤而問曾孫生。喜曰。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此子必大吾門。宅後有古樹。藤糾之。樹橫而藤日大以蕃。蔭互一畝。傳者亦引爲國藩之瑞應焉。國藩終身忠。時以爪爬搔之。既貴顯。饒州知府張澧瀚者。號爲精相人術。相國藩龍而龜。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鬚。龜龍也。此與宋人所傳「韓魏公聲雌。文潞公少碎。相者以爲二公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得龍之一體。皆貴極人爵。」其相類。由韓琦、文彥博之例推之。一若國藩之克守臣節。乃賴有此癖。俾雖龍而龜。不與所謂真龍天子者同科。否則黃袍加身。取濟室而代之矣。癖疥之疾。乃有倍大關係。良可發噱。此類神話。不獨當時傳國藩者。津津樂道。即其子紀澤。以通達新學著稱。亦復未能免俗。其祭父文有云。「昔我高祖。夜夢神蚪。蟠礎糾棟。允嬗幽媿。怖駭未終。誕降吾父。卜云大吉。爲王室輔。蒼藤獻瑞。重蔭終畝。大逾十圍。其占貴壽。貴則貴矣。壽止如斯。有徵無徵。天道緝縢。」雖作疑詞。而對茲之重視可知矣。吾人由今日觀之。誠覺其附會可笑。而在未受科學洗禮之當時人士。其崇

拜偉人之傳統的見解。大抵如是。固不足怪。且足見國藩深被敬慕之一斑也。胡林翼、忠勳、才智、與國、藩、齊名。而類是之神話、獨罕聞者。殆以林翼大功未成而先逝。官止巡撫。未遑封拜。其貴顯之程度。視國藩爲夷滅太平天國之元勳。「俾正鈞衡之位。仍兼軍府之尊。」一等剛庸。錫侯封於帶勵。「(川清室御祭文中語)」。時稱「聖相」者。固爲遠遜耳。他如李鴻章長身鶴立。說者謂似仙鶴之相。鶴之與龍。聲價亦相去甚遠。又若張之洞。附會者以容態似猴。亦有猿猴轉世之說。則等諸自鄙矣。

(未完)

曾胡譚蒼

國藩家世力農。六百年中無以科第顯者。其父麟書亦僅一老諸生。至國藩乃起家翰苑。位極人臣。學問文章。德業事功。爲群倫所推仰焉。湘之新寧。清代向無捷鄉試者。迨道光丁酉科。江忠源以拔貢中式。人謂之破天荒。若國藩者。就其家世論之。尤可云破天荒也。科舉之真精神。爲機會平等。國藩以鄉僻之士。無所憑依。而能置身青雲。端賴此平等精神耳。國藩初名子城。字居武。合姓名與字恰爲「曾子居武城」。通籍後。其師某氏病其鄙俗。始爲改之。（杭縣汪君建齋。熟於掌故。喜談名人軼事。嘗言國藩鄉試。以錄成文獲薦。既嘗有本。勿勿未問所以。今建齋已作古人。不獲叩其詳矣。）

在科舉時代。由此進身者。號爲正途。而欲學識之通博。除少數例外。殆非少年科第。不可以困於場屋之時。所致力者。惟所謂「舉業」。咕嗶呀唔。視爲專務。罕能分

其心力。以從事於有用之學。迄通籍始可拋卻此一塊敲門磚。爲精神士之大解放。苟暮年登第。幾於終身與舉業爲緣。他務多難深造矣。國藩二十三歲補縣學生員。二十四歲中鄉舉（道光甲午科）。二十八歲捷會試（戊戌科）。成名之際。正在英年。玉堂養望。爲清而不要之官。乃於其間與京官之賢者。如唐鑑倭仁、吳廷棟、何桂珍、邵懿辰、劉傳、彭輩遊。研性理。講實學。文學。才名。漸著於時。非復埋頭舉業時之故我矣。少年科第之有造於國藩。良非淺鮮也。

故事。殿試一甲稱「賜進士」及第。二甲稱「賜進士出身」。三甲稱「賜同進士出身」。國藩殿試列三甲第四十二名。雖進士而曰同。國藩視爲大恥。欲襖被出都。不應朝考。經友人挽勸始止。朝考一等第二名。（進呈擬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爲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

（庶吉士例稱改不曰授。以猶介乎官與士之間也。）

庚子留館授檢討。（庶吉士留館二甲例授編修三甲則授檢討）乃完成其翰林資格。（庶吉士雖朝珠紹褂儀同編檢然散館一關未過大有散爲部曹知縣之虞。僅可號爲半個翰林也。又由編檢無論官至何階。苟歿後予諡必有「文」字。庶吉士則非入閣不獲。）而國藩終以同進士爲介介。此與李鴻章以終身不獲一掌文衡引爲憾事正類。曾李均位兼將相名滿天下。而乃以是區區者繫其懷抱。不能不歎科舉之事洵有二種。

神、秘、作、用、其、魔、力、入、人、之、深、有、非、今、人、所、能、發、喻、者、也。至俗傳國藩幕客某以權妾辨聞國藩戲以「代如夫人洗脚」屬對。客對以「賜同進士出身」。國藩大慚。云云。則未諳此語在國藩前已見著錄。國藩名高且以喜談諧著。後人因此歸之耳。自來此類張冠李戴之事。敗見不鮮。如「多磕頭少說話」曾傳爲曹振鏞語。後又傳爲榮祿或王文韶語。又如「老頭子」之巧釋。據嘯亭雜錄所記。爲何焯對康熙帝事。後乃多傳爲紀昀對乾隆帝事。亦類此。

（未完）

曾胡譚蒼

凌雲一士

林翼幼於國藩一歲。其父達源。以授花官。至少詹事。其
岳翁則總督陶澍（謚文毅。爲清代名臣之一）也。門
第之盛。非國藩比。爲道光乙未科舉人（後於國藩）
丙申科進士（先於國藩）。國藩留館授職之歲。庚
子。林翼即以編修分校春闈。是年秋。復充江南副考
官。已爲紅翰林矣。（翰林以放差之遲速多寡分紅黑。
如徐世昌官翰林時。有所謂八紅八黑。世昌爲八黑之
一。以迄未得放一差也。）正考官文慶。以携人入闈閱
卷被劾。由侍郎降爲員外郎。林翼亦獲失察處分。降一
級調用。遂出玉堂。改官內閣中書。其佻儻無聊。其江南
門生某氏。於會試時。約集同年之有力者。謂我輩受兩
座師之知遇。不宜愆然。文老師爲國家大臣。帝心簡在。
且係旗籍。升途較速。不久當復柄用。胡老師以新進驟
遭罪戾。恐將一蹶不振。而其才氣過人。苟爲外吏。必能

曾胡譚蒼

有所建樹。惟家非素封。我輩盡有以助之。衆以爲然。遂
驟資爲林翼捐知府。此爲林翼改外之緣起。迨分發貴
州。歷任安順鎮遠思南黎平諸府。政績甚著。尤以剿匪
奏效爲上官所重。遂駟然露頭角。其以知兵名實早於
國藩也。文慶後果大用。蔚爲名臣（謚文端）。居政府
時。力持倚任曾胡之議。蓋以嘗與林翼同事。知之有素
耳。
少年科第。固爲幸事。然若成名太早。年未弱冠。遽擢巍
科。其根基較淺。器小易盈者。又或沾沾自喜。視天下事
過易掉以輕心。臨以狂傲。亦是一病。國藩於其子紀澤
得廢生後。命至二十四歲始行鄉試。其致諸弟書云。一
澤兒現在。本係廢生。例不准赴小考。故擬令照我之樣。
二十四歲始行鄉試。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
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一語非矯情。實有深意。左

宗棠之子孝威。十七歲即舉於鄉。宗棠論以「且爲爾喜。且爲爾慮。古人以早慧早達爲嫌。晏元獻楊文和李文正。千古有幾。其小時了了。大來不佳者。則已指不勝屈。天地間一切人與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毀。以其氣未厚積而先洩也。爾才質不過中人。豈非古人所謂「是得大名者不祥乎。」並令家居讀書。暫勿入都會試。用意蓋與國藩相近。而言之彌詳切。

曾胡譚蒼

凌霄一士

國藩通籍。在林翼之後。而數邀峻擢。道光之季。已官至禮部侍郎。爲國家大臣。林翼則猶在黔任知府也。迨國藩奉命治兵。軍事粗具規模。林翼始以道員由黔將數百人。赴鄂督吳文鎔之招。未至而文鎔已敗死。乃以軍從國藩。是爲林翼爲國藩部將之始。國藩夙相知契。復稔其在黔著績。可當大任。即以「其才勝臣十倍」奏保。遂獲擢用。林翼統師攻武昌不下。國藩遣羅澤南赴援。時曾軍大將惟塔與羅塔齊布新死。澤南復行。國藩軍湖口。勢甚危。而爲統籌全局。不肯自謀。其公忠之度。實非常人所及。澤南陣亡。其門人李續賓接統其軍。卒下武昌。而水師統將楊岳斌彭玉麟。亦出國藩識拔。助林翼成功。林翼先已拜署撫之命。及武昌既下。遂真除鄂撫。而國藩侍郎頭銜如故也。曾胡齊名。蓋始於此。林翼交歡總督官文。攬封疆之全權。練兵籌餉。所以助國藩

會胡譚蒼

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善則相勉。過則相規。尤爲道義上之益友。國藩督兩江。林翼屢以「包攬把持」「放膽放手」勸之。復爲之多所擊。大勳之蕪。林翼雖不及見。而其致力之勤。固已大有裨於全局矣。林翼以積瘵病逝。國藩稱其「赤心以愛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奪復有似斯人者哉。」又謂「從此共事之人。無極合心者矣。」又致李鴻章書。稱其「愛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馭將之厚。吏治之精。無善不備。無日不新。同時輩流。固無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其推服如此。後又嘗言「未見古來英雄。見胡林翼。李鴻章。意古英雄不過如此。」則以鴻章雖膺薦撫。而孤軍銳進。虞其偵事。乃竟能戡定甚速。頗出意外。故連類而稱譽之也。

林翼起自國藩部將。而任封疆。則遠在國藩之前。咸豐

五年拜署理湖北巡撫之命。次年克復武昌。遂真除。國藩以侍郎督師。咸豐十年始為兩江總督。惟林翼以巡撫終。惟歿後追贈總督耳。咸豐四年國藩嘗一度備署鄂撫。旋又降旨免其署撫。實兵部侍郎銜辦理軍務。未俟國藩懇辭也。迨國藩以母喪未除恐得罪名教之辭。摺抵京。咸豐帝硃批。謂「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撫。實給兵部侍郎銜。」故國藩奉到加銜免署之旨後。謝恩摺謂「前摺尚未實到。即蒙聖慈垂念。體卹周詳。免其署理巡撫。俾臣內不虧於名義。外得效乎驅馳。凡私衷不敢上達之隱。無一念不在洞鑒之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也。清國史館國藩本傳。謂以國藩力辭。乃令無庸署撫。實為僞誤。至命其署撫時特賞二品頂戴。免署時復賞兵侍銜者。則以國藩前此靖港之敗。曾獲革職處分之故。後遂授兵部侍郎。宮保之加林翼亦早於國藩。咸豐八年克九江。林翼與官文同加太子少保銜。及十一年克安慶。國藩始加太子少保銜。官文林翼則皆太子太保銜。（何桂清於咸豐十年由太子少保銜晉

太子太保銜。聲望甚隆。當時有何胡兩宮保之稱。是年江南大營再潰。桂清棄常州而逃。後竟被誅。使金陵克于和春張國樑之手。桂清當邀封拜矣。）迨同治三年金陵既下。國藩乃獲太子太保銜之錫。惟國藩飾終之典。晉贈太傅。官文亦晉太保。以林翼之忠勳。不獨不獲三公。且未能晉贈太子太傅。蓋緣原官巡撫。秩位較卑耳。林翼以道員擢至巡撫。為時不及半年。而撫鄂七載。助望久著。迄不得一任。兼圻。當何桂清債事。朝議就國藩林翼二人中擇任江督。以武漢上游重鎮。胡不能離。遂卒昇曾。而官文以便相督鄂。隨員監視漢將之費。大功夫就。勢難他調。故林翼亦無坐升鄂督之望。惟諡曰文忠。亞於國藩之文正。實遠勝官文之文恭也。成正忠襄四字。最為上謚。有清一代。惟乾隆時阿桂諡文成。可謂名貴之至。迨道光帝諡成。人臣遂不能諡此。否則國藩或諡文成矣。國藩以中興元功。而兼理學名。臣特諡文正。亦所以示旌異。忠與襄固似不足。以盡之也。金陵之克。國藩與官文兩欽差大臣會銜入告。時官已首輔。曾猶協辦。故官列銜在前。（觀者以國藩讓官文領銜。

種稱其謙。實則既與合銜。就體制論。即不必特示謙衷。亦當由官領銜也。賞功之典。官文亦僅亞於國藩。曾侯官伯。均世襲罔替。曾國荃李鴻章雖亦封伯而無罔替字樣。而易名乃曰文恭。未免與勛伐不稱。蓋深知其因人成事。故於此略示權衡歟。曾國荃既非起家

翰苑。又未嘗破格入相。例不得謚文。其謚曰忠襄。自屬極優。故陳澧晚聯云。「輔國失三賢。去大司馬少司農才數月。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爲一人。」大司馬謂彭玉麟少司農謂曾紀澤。

曾胡譚蒼

凌雲一士

國藩以翰林官至禮侍。雖已以品學爲同時輩流所推重。而於政治上未露頭角。道光帝逝世。咸豐帝初立。上遺議大禮疏。一時傳誦。然事屬皇家禮制。無關國家大計。又上條陳日講事宜疏。亦儒臣所有事。未爲殊異也。其應詔陳言疏及議汰兵疏。則均有精思偉論。應詔陳言疏謂「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濫預。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實切中時弊。洪秀全等起事。使清廷命運不絕如縷。職是之故。其前致賀長齡書。所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與此疏正可參

曾胡譚蒼

觀。其後奉命督辦湖南團練剿匪事宜。即首以申明法紀爲事。守刑亂國。川重典之義。誅殺頗衆。湘人至有一會屠戶之號。國藩自謂「但求於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嚴酷之名。或有損於陰騭慈祥之說。亦不敢辭。」蓋力矯敷衍濫預之弊也。當時士大夫對於陰騭之說。最爲言之津津。某也辦案寬恕。使死罪者得生。故其子孫得科第。爲顯官。某也執法嚴峻。嘗與大獄。使多人被刑。故及身而敗。子孫不昌。至其本事之是非得失。則不暇顧也。又人著書立說。亦多大張陰騭果報之幟。如聞人梁恭辰北東園筆錄之類。即其代表。是以袒庇縱弛。成爲俗尙。政刑頹敝。已非一日。國藩以猛振翫。良非得已耳。

議汰兵疏。則力陳兵多財匱之弊。請裁汰冗兵。以節財用。而於注重訓練之道。尤剴切敷陳。在今日讀之。亦覺

爲對症良藥。實有不磨之價值。後此受命即戎。深慨元兵之無用。而以資精不貴多之指。慎選而精練之。遂使湘軍成爲勁旅。對於部將之喜多募軍隊者。恒裁抑之。雖驍將如王燾。因此齟齬。舍而他去。不恤也。其靖港敗後。議者謂宜增兵。國藩獨謂益知兵資精不貴多。而引緒葛亮祁山之敗。且謀減兵省食。動求已過。迨曾國荃圍南京。患兵少。屢以增募爲請。而國藩多靳之。兄弟間且以此有違言焉。故迄金陵之破。國荃所部僅五萬人耳。李秀成救寧。嘗以十倍之衆環而攻之。而國荃軍堅不可撼。卒不得逞而退。由是曾軍氣益盛。洪軍氣益餒。

太平天國遂淪亡矣。金陵一復。首以裁遣軍隊爲務。並令國荃引疾歸里。以爲之倡。卓識老謀。尤不可及。凡此均與未辦軍務時之議汰兵疏一線相承也。惟此疏有云。一八旗勁旅。自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壩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即汰綠營五萬。尙存漢兵五十餘萬。視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不可也。一重滿輕漢。軒輊顯然。本末之觀。更有語病。殆以非如此立論。不足以動當時君主之聽耶。

曾胡譚蒼

漢晉一士

中國專制政體。歷朝沿而加甚。迨至有清。體制益嚴。君臣之分。儼若天淵。奏疏措詞。務爲異順。遇有諫諍。必先竭力頌揚。然後折入本題。字斟句酌。懼批逆鱗。蓋清代義議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風。遠矣。而國藩咸豐元年所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雖箴規之語。先以頌聖。亦循諫書之時尙。而辭氣剴勁。猶有古直臣遺意。庸鐵之中。斯爲鉅後。原疏開宗明義。謂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所舉聖德三端。謂敬慎之美德。其流弊爲瑣碎。好古之美德。其流弊爲徒尙文飾。廣大之美德。其流弊爲厭薄恒俗。而長驕矜之氣。各體舉事實爲之佐證。亦庶幾痛下針砭矣。咸豐帝覽奏大怒。梓諸地。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祈禱。藻即頭稱主聖。臣直者。再李芝昌亦請恕其愚直。帝意乃解。自深嘉國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故國藩謝

曾胡譚蒼

恩摺謂「無朱雲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師其熱。荷鴻慈之曲被。極聖量之優容。清夜默思。果有何德堪對君父。寸心自矢。要當竭愚以答生成。感激正深。悚惶無已。乃復仰荷恩綸。俾攝今職。實天良之難味。聞寵命而若驚」也。其致諸弟書云。「余受恩深重。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隨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摺于初上之時。余竊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意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事。余敬體君父之教

制。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意應於此可見。而所謂「餘意」蓋尤較「本意」爲重。國藩固無在不以轉移風氣自任。與集中「原才」一文可以參看也。自此疏之上。國藩忠直之聲乃大著。天下想望半采矣。此疏爲國藩犯順直陳之第一疏。亦即爲國藩犯順直陳之最末一疏。蓋次疏即受命治軍。以迄督江督直。始終居將帥之任也。其致黃倬書。謂「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禦奪也。」國藩以此自律。故直言極諫。遂無嗣響耳。羅澤南爲國藩長友。由湘致書國藩。力勸有所建白。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

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與國藩之意。若合符節。嘗達國藩。此疏已上七日矣。故程符謂「萬里神交。其真有不可解者耶。」道儀之交。可云佳話。程書又謂「學道未深。過傷激直。」其致江忠源書。亦謂「以聖德盛矣。而預防其蔽。大致如孫文定三習一弊疏。第孫託空言。而僕則指實。太傷激切。蓋嫉時太甚。忘其語之類直。」蓋此疏之仇直。在當時。確爲言人所不敢言也。孫嘉澂對乾隆帝所上三習一弊疏。雖號爲有清名。奏議。然僅泛論得失。視曾疏之直言。咸豐帝種種過舉。實爲不侔。國藩謂有空言與指實之別。良然。

曾胡譚蒼

凌霄一士

李芝昌爲國藩會試中式之房師。以師生關係。爲解於咸豐帝尙屬人情之常。而郝楷藻叩以回上意。實爲難得。此見諸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別傳」。朱孔彰「咸豐以來將帥別傳」亦猶之。庶昌爲國藩高足弟子。或即聞諸國藩者。孔彰亦當從國藩戎幕講學。亦非漫爲著錄者。此事當不虛也。惟薛福成「記宰相有學無識」。則言國藩起鄉兵奏捷。「文宗顯皇帝喜形於色。謂軍機大臣曰。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對曰。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文宗默然變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獲大行其志者七八年。」此某公者。據福成所記全文觀之。固楷藻也。「庶昌別傳」中亦有「方兵之初起。大學士某公昌言於朝曰。曾某以在籍練士。非上素所令召。而一呼萬人。此其志不在

曾胡譚蒼

小」之語。惟未確指爲楷藻耳。並謂「某公於賢者嫉之如仇。於不肖者愛之若命」。其痛貶之如是。福成亦曾門高弟。所述當亦非鑿空之談。何楷藻前後迥若兩人乎。殆始之勦咸豐帝。優容直臣。不過視若大臣。義所當爲。非對國藩真有推服之意。而其人素無遠識。迨見國藩立功之驟。遂因蹙而生疑歟。

薛福成所記。謂「又有相國某公者。同治初元徵起。條議時事。詣軍機大臣請代陳之。其大旨謂楚軍徧天下。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於所以撤楚軍削曾公權者。三致意焉。軍機大臣見而哂之。由是不獲再用。但有旨留權都察院事」。光緒甲辰「捫蝨談虎客」所輯「近世中國秘史」。轉載薛記。按語謂此一相國某公爲翁心存。實則非是。蓋彭蘊章耳。蘊章咸豐元年以侍郎入軍機。後洊擢武英殿大學士。爲軍機大臣領

班。何桂清之督兩江。實蘊章力保與福。成所叙「以咸豐初年入政府。後遂爲首相。力薦何桂清。立兼文武。必能保障江南」正合。心存官體仁閣大學士。未值軍機。名實均不得曰首相也。同治帝即位後。起用舊臣。命心存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並在宏德殿授讀。其優禮。與一不獲再用。但有旨督權都察院事。亦不符。蘊章則正奉命署理左都御史。恩禮視心存遠遜耳。再觀蔣記他端。亦均合彭事。不合翁事。是福成所指之又一相國。爲蘊章無疑。惟「近世中國秘史」當時銷行頗廣。讀者不察。據爲典要。遂致以訛傳訛。故略爲考証。以存其真。至曾翁兩家。確嘗有因公相乖之事。心存子同書官安徽巡撫時。縱容苗沛霖。致釀鉅變。爲國藩嚴劾。逮問定斬監候之罪。事在同治元年。而與心存無涉也。蘊章之戚金某。爲蘊章作傳。極稱其賢。謂「凡造膝談。惟以憤惜人才。寬假勸勒爲主。故略文忠曾文正在湖南北募勇籌餉。事事不由中制。皆大變祖宗成法。而朝奏夕可。無纖毫詰難。使諸公得盡展其才。他省從而效之。兵食日盛。卒成蕩寇之功。皆公秉樞十年。能達大

體。職時宜。休休有容。彌成威同。兩朝中興之治。使困於成憲。互相牽掣。雖有良臣猛士。未由展布。一代之安危。殆不可開。此公相業之最大者。」傳末並續以評謂「今爲公作傳。固不敢以葭葦有所粉飾。亦不敢以蒼削故爲然疑。惟推一朝時局。尋繹當事苦心。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實諸鬼神。俟諸後世而已。」如所言。是蘊章在樞垣時。固嘗左右曾胡。俾集大勳也。何前後相戾。若是禍成所記。未足盡信歟。金某雖自矢可質鬼神。而仍不脫阿好之私。歟。抑蘊章。而智昏。遂有後此過舉耶。舊京故記者彭翼仲。爲蘊章之孫。昔相晤時。忘以此質之也。（蘊章別號貽穀老人。故翼仲名貽孫。）

曾胡譚蒼

漢晉一士

昔人有言。明代有一君一相。君謂洪武帝。相謂張居正。晉亦謂清代有一君一相。康熙帝與國藩也。康熙帝以守成而兼開創。（三藩既平。清之帝業始爲完成。）勵精圖治。局度宏遠。在位其久。老而不懈。實爲有清一代君主之傑出者。雍正乾隆二帝。雖亦號爲英主。而一則刻薄。一則奢縱。以視康熙。不逮遠甚。國藩序「國朝先正事略」一有云。「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又謂「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頌美之詞。固不無逾量。而康熙帝要爲清代第一令辟也。國藩以勳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名滿天下。有「聖相」之稱。其才略學養。尤足爲有清相臣第一。志在轉移風氣。陶鑄人才。尤爲所見者大。非尋常所謂名臣者所能及。其「原才」一論。發明斯旨。謂「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

竹胡譚蒼

所嚮而已。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者。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平生抱負。足見一斑。蓋注重個人人格之感化。以收轉移陶鑄之功。其效最彰於治軍。湘軍之興。才賢輩起。均受國藩人格之感化也。其督江督直。整飭吏治。亦均以人格感化之道行之。惜乎。雖負相名。未居相職。僅於入覲時。至內閣暨翰林院。一到大學士之任。仍出給疆符。以使相終。未嘗值軍機處。以行使相權也。爲清廷計。金陵既下。即宜任以首席軍機大臣。俾推廣其人格感化之範圍。以轉移舉國風氣。附錄舉國人才。並出其所蘊蓄者。施諸政本。其收效之宏。更非封疆將帥之比。清廷見不及此。故聖相之相業無聞焉。吾所謂一相。亦僅能以才略學養論耳。林翼之才。讀頌國藩。而晚年進德之猛。尤爲

國藩所推服。儼執國柄。亦足爲名相。以大、有造於政局。而軍事未定即死。論者尤惜之。或比之諸葛亮。以鞠躬盡瘁。同出師未捷身先死。同年壽亦略相若也。（林翼本年五十）然亮身兼將相。政由己出其權位之隆。得君之專。林翼所不及矣。

孫衣言挽國藩聯云。『人間論勳業。但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泉。變別有獨居深念事。』天下誦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却恨老來湜賦。更無便坐雅談時。』上聯即深情國藩不克以相業自見。大展抱負也。真國藩知己。下聯謂文章無愧韓歐。亦不爲泛語。國藩文章誠有絕詣。不僅爲有清一代之大文學家。亦千古有數之大文學家也。其祭文有云。『以公之大度偉略。深謀遠規。使其所遇之幸。若歐公。當太平之無事。處密勿以論思。則其所以引吾君於恭儉。挽俗世之浮薄。收天下之豪傑。肅安危之漸微。必有以光列聖神武之烈。爲萬世深遠之貽。而乃東西奔命。與兵終始。不敢告勞。遂至盡瘁。名爲宰相。而不能日與朝廷之議。議功俸伊呂。而不能盡如蕭曹之指揮。』又云。『故世之論

公。以謂其皇皇若弗及。戚戚若不怡。由功高而志下。亦道尊而氣卑。而我之寢公。則固知其內視一己。實有未滿之素志。外觀斯世。尤有無窮之憂危。』尤能發揮國藩志事。未酬及老成憂國之意。『皇皇若弗及。戚戚若不怡。』二語。不啻活畫國藩晚年神態也。文必如此。乃爲不苟作。歐陽兆熊挽聯云。『矢志奮天戈。憶昔族雁傳書。道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竟歷盡水火龍蛇。成就千秋人物。』省身留日記。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勛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糞塵垢。開拓萬古心胸。』下聯擡高國藩身分。出乎戰功相業之上。自謂『道得此老心事。』亦自超脫可誦。然不若孫聯之深擊也。

金陵既下。清廷如以國藩當國。固可大有裨於政治。然欲如諸葛亮治蜀。張居正相明之獨攬大權。指揮如意。勢亦甚難。蓋滿漢畛域。難除。加以功高震主之嫌。不易一意孤行。况清代政體。尤不容相權過重。即爲太平宰相。其權力亦大有限制乎。然歷數清代所號爲名相者。其人物之偉。大學識之明。通罕有其匹矣。

曾胡譚蒼

凌霄一士

國藩既未嘗爲真相。而自總師干。任征伐。以地位關係。不敢飄議朝政。晚年懷於功名。過盛。尤不敢爲非常之。言。動。奄人安得海出京。魯撫丁寶楨執而誅之。國藩歎譽不置。而時國藩正官直督。得海過直。不敢問也。其處境之難。實非寶楨比。論者多諒之。故其一生。惟官禮部侍郎時。所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一疏。特著大臣立朝之風節。述國藩者所宜大書特書也。吳汝綸代李鴻章撰國藩神道碑。削而不書。傳謂「文帝御極。正色直諫。多大臣之言。」未免過於籠統。略其所不常。略此等處。豈未可以出考語法行之。銘詞謂「相業之隆。近古無有。」正國藩所歎然不自足者。國藩官侍郎時。尙有備陳民間疾苦及平銀價各一疏。均關心民瘼。力請補救。其後督師東征。以釐金之法。籌餉。直接病商。間接病民。實國藩最不得已之舉。故奏明俟軍務平定。即行

曾胡譚蒼

廢止。而清廷視爲利藪。食言而肥。遂使流毒至今。論釐金之害者。每責及國藩。實國藩一大不幸也。又有請寬免勝保處分疏。勝保時爲言官。以諫諍獲咎。國藩特爲請寬處分。以廣言路。後勝保以欽差大臣督師。驕恣不法。屢債事。與曾胡均不相得。林翼嘗謂「勝保當名敗保。」卒逮問被誅。而其在言路時。固頗著直聲。大用亦以此。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事亟。勝保督師近畿。奏調湘軍北援。奉嚴旨令鮑超迅速北上。交勝保調遣。曾胡知勝保治軍之謬。御將之刻。超往必無幸。乃由國藩奏請。就已與林翼擇一入衛。旋以利議就緒中止。超固粗才。於國藩此番護持之微意。未能領略。會以事與國藩有違言。林翼致書以曉之。謂「滌帥與兄。深知其（勝保）爲人。忤忌貪詐。專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將。弟若北援。必爲磨死。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難。不敢不遵。萬不可以他

嗣推諉。滌帥籌思無策。只得應允自行北援。或見北援以兄與滌帥若能北行。則所帶將士或不致十分饑困。亦不致受人磨折也。弟若知滌帥此次之恩。弟日感激流涕之不暇。滌帥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也。恐吾弟尚不知滌帥苦心婆心救全弟命之誠。故不惜反復言之。弟於世事太愚。常一心敬事滌帥。毋得稍有怠玩。此等處。實見曾胡愛護將才及互相扶持之誠。學諸將樂於效命。豈非政哉。又林翼前有護持舒保事。與此亦正相類。咸豐八年。勝保方任豫事。札調漢軍副都統舒保。謂「如有遲延。即指名照有心貽誤軍機治罪。」驕恣可見。林翼抗疏爭之。謂「舒保素性樸訥。忠勇敦

厚。在楚廛年。衝冒鋒刃。能爲他人所難爲。從無避難就易之心。現奉恩旨。官至二品大員。勝保乃嚴札驅迫。加以苛詞。似于體制未協。師克在和。古有明訓。設將帥先已乖離。則士卒安能豫附。即使舒保帶兵進剿。將來束縛馳驟。亦必不和貽誤兵機。臣愚見。自應責成舒保。審察商城。六安固始。各路賊情。相機進討。毋用強歸鄰省。節制調遣。」奉旨。獲允。舒保威名。亞於多隆阿。亦當時旗籍名將也。湘軍諸帥。與勝保交惡。蓋非一日。後此對於苗沛霖。國藩等主勦。勝保獨主撫。其力尤爲意見不合之大者。

曾胡譚蒼

凌青一士

國藩學問。自宋儒入。故於江忠源父喪未除而從軍。極不然之。致書責其大節已虧。比以在籍侍郎奉幫辦團練搜查土匪之命。亦擬以母喪力辭。已繕摺將寄。請湖南巡撫張亮基代發。其致歐陽牧雲書謂「此時若遽出而辦事。不孝之罪滋大。是以具摺陳情。懇乞移制。茲將摺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儘可令其一閱。此外如邵憲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一閱。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薦牘。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意實甚決。會郭嵩燾至。力勸其出。並說國藩之父主持國荃亦力贊之。又聞武昌失守。大局震動。恐將不可收拾。始毅然拜命。赴長沙任事。故嵩燾輓國藩聯。有一「考初出以奪情爲疑。實贊其行。考戰績以水師爲著。實主其議」之語也。（國藩與辦水師亦采嵩燾謀）而終以此內疚於心。特於奏

曾胡譚蒼

報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附片聲明「以羈縻而保護桑梓則可。若遂因此而奪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恩敘。則萬不可。區區愚衷。不得不預陳於聖主之前。一俟賊氛稍息。團防之事辦有頭緒。即常專摺陳情。回籍守制。」然以環境所迫。未久即出境作戰。由保護桑梓而從事於戡定大亂矣。惟克復武昌。不肯受署理鄂撫之命。以母喪未終。恐爲名教罪人爲言。猶篤守前所聲明也。其後在江西軍次。丁父憂。奏報後。未候朝命。即奔喪回籍。時議頗不謂然。左宗棠尤力詆之。謂其家而忘國。國藩以不能兩全。亦深引以爲恨。旋又奪情治軍。亦未終喪。乃自收復金陵以後。竟不陳請回籍補制。論者頗川爲疑。不知國藩實有苦衷。非可喻諸人人。以彼之聲勢。資望。若回籍而爲鄉紳。殊不易處。湘軍遣散歸里者。宿將勁卒。所在皆是。遇有讒謗。何以自明。故當揆揆無功。

果疏懇請開缺。而願以散員留營自效。不敢作回籍之請也。歐陽兆熊論及國藩未陳請補制謂「以文正之廉視軒冕。詎猶有所戀戀者。豈其身受殊恩。有不能言

退不忍言退者乎。然亦非其本心矣。」蓋猶未能設身處地。達其隱衷。若「非其本心」則誠然矣。（兆熊字曉岑。湘人。頗工詩文。國藩嘗延攬之。）

曾胡譚蒼

凌舞一士

國藩之享大名。以軍事而負重。勝則以外交。同治九年天津中法教案起。時在直督任（駐保定）奉命赴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交涉。國藩自知其難。欲以死殉之。臨時作家書於二子。處分後事。申以教誡。有云。『余即日由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露。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善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悲苦之情。溢於言表。蓋其時外情未悉。國論龐雜。交涉之道。無常軌可循。朝旨清議兼顧。爲難。壇坫折衝。動輒得咎。故誓以一死。如一旦決裂。不欲效葉名琛之偷生辱國也。林翼終身未嘗交涉之衝。聞敬銘每與論及洋務。林翼

曾胡譚蒼

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薛福成以爲「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可謂知林翼者。故對於外交之態度。曾胡蓋有同揆也。此自當時之環境使然。若以今日中外交通已久。外交已上軌道之眼光觀之。鮮不笑其畏懼過當矣。

政府對於天津教案。慄於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之往事。深以交涉破裂爲戒。崇厚尤極以洋人爲可懼。力主異讓。而清議則高呼攘夷。主張開戰。國藩處此環境。心力交瘁。外瞻大勢。內顧主權。欲謀兩全。難如人意。崇厚則謂其庇屬員。倭仁則言其媚外人。西后素重國藩。至是亦與「曾國藩文武全才。惜不能辦教案」之歎。雖諭旨尙有「該督統籌全局。次第辦理。其中委曲。求全萬不得已之苦衷。在稍達事理者。自無不諒」等語。

然實慮其未能成事。會江督馬新貽被刺出缺。即令國藩還督兩江。而以李鴻章代之矣。至清議方面。則深病國藩不能一味強硬。完全拒絕法人要求。詎曾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競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爲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國藩官像。湘人視爲與有榮焉者。悉被擊毀。知交中騰書責難者甚夥。國藩以苦心不能喻諸人人。惟自言「內疚神明。外漸清議。」以謝其精神上所感之苦痛。蓋可知已。（李鴻章至津。值普法之戰頓起。法人無暇顧及此東方小問題。天津教案國藩任內未就緒者。遂由鴻章從容了結。政府中人憐於外事。以爲鴻章外交之能力。固遠勝國藩也。此鴻章得外交家之名之始。）

國藩子紀澤。於光緒四年奉簡出使英法大臣奏對時。西后賜以任勞任怨。紀澤對曰。「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爲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尙在第二層。竟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

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分付家裏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引咎自責。寄朋友的信。常寫外慙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捨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將國藩犧牲名譽。忍辱負重之苦。裏儘盤關。發宜西后聞之而言「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也。左宗棠嘗謂「劾剛（紀澤字）能言父實際。可謂無忝。」此亦一證。國藩爲視名譽重於生命之人。故其拚却聲名。以顧大局。無愧公忠體國。若夫輕名重利之流。則未可漫援國藩以自解耳。紀澤光緒六年使俄改訂前使已簽之約。挽回利權不少。其外交手腕之過人。舉世共稱。足爲國藩吐氣。西后亦歎曾國藩可謂有子。妙在前使崇厚。即與國藩天津教案共事之人。而曾國藩國藩者也。（政府怒其喪權辱命。已下獄定斬監候之罪。以紀澤言得釋。）紀澤歸國後。以侍郎值譯海兩署。朝野屬望。乃不數年即病逝。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國藩官禮部侍郎時。歷署吏兵刑工四部侍郎。後治軍。復嘗授兵侍。獨未一官戶部死。紀澤則以戶部侍郎終。若補足六部侍郎者。亦趣。

曾胡譚蒼

凌霄一士

國藩自從事軍務。即與勞苦憂患爲緣。金陵既克。位高望重。更以憂讒畏譏。日在屏營兢惕之中。晚遭天津教案。感觸尤深。衰病日甚。迨以直督調江督。自覺病體難勝。凡右目已廢。左目亦昏眊。不願再理繁劇。故上疏請開缺。而奉旨慰勸之後。即力疾赴任。不復堅辭。蓋仍以勛望太高。罷官居鄉。易啟嫌疑之故。縱獲准其開缺。或亦留居京師耳。常時風氣未開。尙未發明。以出洋爲退步之妙訣。使如今日者。國藩殆必堅請引退。而養痾海外歟。

國藩還督兩江。衰疾已甚。雖朝旨以「但能該督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爲言。不責其諸事躬親。而國藩力疾赴任。仍孳孳將事。罔有暇豫。誠如其赴任前。請陸見楷所稱「揆諸古人鞠躬盡瘁之義。一息尙存。不敢稍耽安逸」也。病軀積瘁。重以在津辦理教案神經上

曾胡譚蒼

之隱痛太深。疾遂不治。歲餘即卒於江督任。江蘇巡撫何璟奏報之摺。稱其「在軍在官。夙夜未嘗稍懈。雖風瀟雨晦。疾病憂鬱之時。率以鷄鳴而起。夜分始息。蓋數十年如一日也。晚年不服珍藥。未嘗有臥疴倚衾之日。前在兩江任內。討究文書。條理精密。無不手訂之章程。無不點竄之批牘。惟有舌塞心悸之症。不能多見僚屬。前年回任。自謂稍即息安。負疚滋重。公餘無客不見。見必博訪周諮。殷勤訓勸於僚屬之賢否。事理之源委。無一不默識於心。人皆服其晚年進德之勤」。蓋紀實語。林翼晚年久病。每日咯血至二百餘口。而軍謀吏治。猶籌策無遺。盡瘁傷生。卒年僅五十。國藩固林翼所稱爲「精力過一世」者。卒年亦僅六十二。均憂患勞苦。有以致之。曾胡不可及處甚多。即勤之一節。亦豈尋常所能驟。幾乎林翼病中致國藩書有云。「丈頗念林翼之久病。以大局論。林翼生死無足重輕。以私計論。行疲

則思坐。勞極則思睡。放枕睡下。便是佳興。以私情之敬愛。論則頗有回何敢死之義。且季公（左棠宗）希公（李續宜）均有同命之情。亦殊不能悲然。又致嚴樹森書有云。『頃病又加劇。存亡生死。以我視之。僅如晝夜。毫不動心。亦請勿勞垂念。』又致左宗棠書有云。『賤病血稍止而欬有加。懽懽一榻。偶閱文書一二行。氣即上衝。欬即大作。夜間稍合眼。輒欬。欲耽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吾命窮矣。』曾胡氣誼相投之篤。擊與林翼以死勤事。置死生於度外之壯概。均可見矣。至今讀之。猶覺肅然起敬。情焉與悲也。

國藩逝世之狀。據王定安所記云。『二月初三日。公方閱案牘。執筆而手顫。欲言而不能出聲。有頃復愈。因告公子紀澤。喪事宜遵古禮。勿用僧道。初三日。閱理學宗傳中張子一卷。又有手顫心搖之象。初四日。午後。公周歷署西花園。公子紀澤從遊。舉將返。忽呼足麻。扶掖至廳事。端坐而薨。一故左宗棠謂『滌侯無疾而終。真是大福。』實虛極而脫。無足異也。薛福成謂國藩逝世時。一城中官吏來奔視者。望見西面火光燭天。咸以爲水西門外失火。江寧上元兩縣令。亟發隸役赴救。至則居民寂然。徧問遠近。無失火者。黃軍門翼升祭文有曰。寶光

燭天。微雨清塵。蓋紀實也。後龐觀察雲來自清江浦。成游戎天麟來自泰州。皆云初二（？）日傍晚。見大星西隕。光芒如月。適公騎箕之夕云。『藩當時實有此一種傳說。無非根於崇慕國藩之心理。福成固好談神怪者。故尤言之津津。其記蒙古親王僧格林沁之陣亡山東。亦言『王薨之夕。京師中皆聞怪風自南起。鬼聲數千。啾啾隨之。須臾向北去。蓋忠靈不泯云』也。

俞樾致其兄壬甫書有云。『聞人言曾文正師事。乃知真靈位業中人。來去分明。固自不同。其身後事。皆手自料理。楚楚。然後歸真。二月朔。梅方伯入見。勸暫請假。公笑曰。吾不請假矣。恐無銷假日也。至誠前知。豈不信夫。』蓋國藩雖未呻吟牀褥。而自知病體已危。無就瘞之望矣。將終而言談猶饒有風趣。實天懷澹定之故。又李慈銘致樊增祥書有云。『頗聞己巳庚午間。直隸有夫外出。不告其家人。或控婦殺其夫。時曾文正爲總督。太倉錢中丞爲臬司。竟磔其婦。越三年。而其夫歸。官吏揭制之。不得白文正之葬。猝以心痛。而錢中丞之卒于河南。則諱言其鬼爲厲。生疽落頭。然則鬼神亦有不可盡欺。而報應亦有未嘗不速者。』如所言。則國藩之死。乃由所謂冤魂索命耶。殆慈銘好奇之過。亦不經甚矣。

曾胡譚蒼

凌雲一士

曾胡對左宗棠均當力薦。咸豐十年林翼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謂「左宗棠精熟方輿。曉暢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州廣西各府州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其剛直激烈。誠不免汲黯太熱。寬饒少和之譏。要其籌兵籌餉。專精殫思。過或可宥。心固無他。臣與左宗棠同學。又兼姻戚。咸豐六年曾經附片保奏其在湖南情形。久在聖明洞鑒之中。一時官文方有奏劾宗棠之事。故林翼委婉其詞。至六年之片。係稱其「秉性忠良。才堪濟變。」國藩亦疏請簡用宗棠。謂「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飭赴各路軍營。襄辦軍務。或格破簡用藩吳等官。予以地方。俾任籌兵籌餉之責。均候聖裁。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宗棠之獲大用。曾胡與有力焉。而宗棠自負才過曾胡。不肯自承爲所援引。未免氣矜之

過。惟對於薦己之京官潘祖蔭宗稷辰。則於家書中謂「皆與吾無一面之緣。無一字之交。留意正人。見義之勇。非尋常可及。」深致感激之意。殆以二人非與己爭名歟。據金某所爲彭蘊章傳略謂「左恪靖文協揆未遇時。爲之薦引。而卒成名臣。」似蘊章亦曾推薦宗棠者。然此事未見旁證。宗棠亦未嘗言之。未知其確否也。（本報三十二期所載譚蒼引蘊章傳略語「駱文忠胡文忠曾文正」云云。漏刊「胡文忠」三字。附識於此。又三十八期所載譚蒼倒數第二行之「死」字。係衍文。各期隨筆譚蒼中訛脫諸字。不暇一一更正。幸閱者鑒別。）宗棠之得展其才。自入湖南。巡撫幕始。湘撫張亮之延攬。宗棠入幕。則由林翼之數次力薦。稱其「才品超冠等倫。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憲章。切實講求。精通時務。」亮基

用其言。禮致宗棠。言聽計從。旋署湖廣總督。仍延入督幕。後調撫山東。宗棠始辭去。復入湘撫駱秉章幕。譽望日隆。九重動色矣。而秉章之知有宗棠。亦以其佐亮基之著效也。前乎此者。林翼嘗屢薦之於湖廣總督程喬采。稱其「有異才。品學爲湘中士類第一」。品高學博。性至廉潔。讀本朝憲章最多。其識議亦絕異。其體察人情。通曉治略。當爲近日楚材第一。」「才學識力。冠絕一時」。喬采未能羅致更前。則又嘗薦諸雲貴總督林則徐。會則徐引疾。不及禮聘。後過湘時。招至舟中談論。竟夕。稱爲不凡之才。林翼薦賢之諄篤。於此可見。使無林翼。宗棠或以山林隱逸終也。

曾胡左均善爲奏牘。李續賓之陣亡三河也。林翼疏陳續賓志行功績。及慷慨捐軀之狀。備極沈痛。擊切咸豐帝。殊批曰。『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飾終之典。極爲優渥。說者謂固由續賓戰功夙著。亦林翼奏疏情詞之懇篤使然。林翼祭續賓文有「公來生我。生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今。」「與公同命。視顯尙存。」「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忍違君。」等語。亦極悲切。動人。國藩甚歎譽之。林翼致李元度書云。『迪公（續

賓）之祭文。以夜半起坐。悲憤而成。應請滌公改正數十字。同林翼之奏。刊成一本。傳之通都。藏之名山。或可藉人以傳文耶。過蒙足下與滌公獎借。如老諸生五十年不得中舉。忽聞榜發有名。爲之一快。』又云。『前撰祭迪公之文。文之字句儘有不妥。而氣性淋漓。即此一端。或尙可辦成一二事耶。其文質地頗美。乞老兄同滌文點竄。以便付梓。』國藩文學素爲林翼推服。元度亦負有文名者也。國藩覽續賓聯云。『八月妖星半壁東南。擢上將。』九重溫詔。再生申甫佐中興。』下聯即用咸豐帝批林翼疏語。下聯則以續賓陣亡之前。彗星見。人以爲續賓應之之故。林翼於奉到優卹續賓之旨後。致宗棠書云。『迪公之卹極優。瑛山（王金珪）無此殊恩。此豈文字不如我耶。總之。天下奏牘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此三千者。名次高下。尙待千秋。自問總不出三名之下。儻其抑志捐心。儲精厲學。則不尙尙未可量也。』所謂三把手。即指己與曾左而言。而宗棠亦嘗言。『當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則其傲岸之性然耳。究之。三人奏議均爲有清大手筆。國藩之雄偉。林翼之懇切。宗棠之明暢。均足度越恒流。不必強爲軒輊。若以文字學根柢論。國藩爲獨優矣。

曾胡譚蒼

凌雲一士

宗棠以抱負過絕。流穢自喜。謂曾胡均不足知己。底蘊其襄辦國藩軍務時。致郭嵩燾書有云。「滌公（國藩）謂我勤勞異常。謂我有謀。形之奏牘。其實亦皮相之論。相處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與咏公（林翼）尙未能知我。何況其他。此不足怪。所患異時形諸紀載。毀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譽我者轉失其實耳。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吾亦不理。但於生前自證曰。忠介先生可乎。」其卓爾不羣之意。態有如此者。後又嘗致書崑齋云。「閣下生平。惟知有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並欲僂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事。若無所聞。而但以疆目之。何其不達之甚也。」對同時人物。均有夷然不屑之概。蓋於曾胡尙不欲人相提並論。若夫李鴻章輩。更視爲不逮已遠甚。而置諸彼哉彼哉之列者。也。

曾胡譚蒼

曾左交惡。相傳始於金陵。旣克。蓋國藩以洪福瑱死於亂軍中入告。（福瑱爲秀全之子。所謂小天王也。而據王闓運湘軍志。則謂實名洪福。刻印姓名列「真王」二字。軍吏誤合爲瑱。奏詔言「洪福瑱」者。以此。而洪實逸出未死。宗棠偵知而疏陳之。國藩疑左軍有意張皇。上疏抗辯。宗棠復疏爭其事。辭氣激昂。迨洪被擒於贛。事大白。而曾左之怨卒不解。惟據歐陽兆熊所記云。「恪靖來咨。極詆文正用人之謬。詞旨亢厲。令人難堪。文正咨覆云。昔富將軍咨唐義渠中丞云。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貴部堂博學多師。不僅取則古人。亦且效法時賢。其於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後先輝映。實深佩服。相應咨覆云。恪靖好以氣陵人。文正則以談諧出之。從此恪靖亦無一字見及矣。」事在攻下金陵之前也。唐訓方官皖撫。頗負時望。富明阿劾罷之。爲清議

所不取。以宗棠之孤高自負。目空一切。而謂其師法富明阿。譎而近虐。宜其怫然矣。國藩素工詩。諒論文。尤重。諛。詭。之。趣。偶。以。不。堪。宗。棠。之。盛。氣。相。陵。報。之。以。此。竟。成。凶。終。隙。末。之。同。良。可。喟。惜。而。宗。棠。亦。不。得。爲。無。過。焉。一。捫。蝨。談。虎。客。一。論。會。左。交。惡。事。有。云。文。襄。粗。材。不。足。貴。也。文。正。學。道。有。年。晚。歲。當。益。進。今。若。此。於。所。謂。休。休。有。容。者。寧。無。慚。德。耶。一。則。以。國。藩。學。養。素。深。故。言。備。較。嚴。耳。王。闈。運。同。治。十。年。九。月。十。日。日。記。謂。一。夜。過。滌。文。談。修。好。友。季。丈。事。滌。有。恨。於。季。重。視。季。也。季。名。望。遠。不。及。滌。唯。當。優。容。之。故。余。爲。季。言。其。力。正。所。以。爲。滌。也。此。隙。起。於。李。次。青。劉。霞。仙。而。李。劉。晚。俱。背。會。可。爲。慨。然。一。亦。軒。會。釋。左。闈。運。於。咸。同。間。中。興。將。帥。喜。讖。彈。而。尤。不。滿。於。宗。棠。後。宗。棠。戡。定。西。陲。由。一。等。伯。晉。二。等。侯。時。論。頗。議。其。資。謂。應。封。公。闈。運。獨。謂。其。一。再。辭。侯。封。近。於。知。恥。一。不。嫌。之。意。可。見。至。謂。會。左。之。隙。起。于。李。元。度。劉。蓉。未。知。其。密。或。闈。運。一。時。興。到。語。未。足。據。爲。典。要。也。一。同。治。三。年。十。月。宗。棠。直。陳。李。革。司。被。參。情。節。摺。有。云。一。會。國。藩。初。次。奏。劾。李。元。度。謂。其。資。會。國。藩。負。王。右。給。此。

次代爲乞恩。又謂昔年患難與共之人。惟李元度獨抱向隅之感。所陳奏者臣僚情義之私。非國家刑賞之公。臣不敢附會具奏。一語侵國藩。然已在絕交之後矣。元度以軍事爲國藩嚴劾。遂嘗相失。然本係患難相從之人。後亦彼此諒解。同治七年國藩致許振祿書云。一嘗悔昔年參劾次青太甚。今次青光復舊物。一指復官。一隨有傳書。一指撰成。一國朝先止事略。一鄙人愧悔。漸可以少減矣。一國藩逝世元度哭太傅會文正師。詩有。一平生數知己。當代一元臣。一諸語。又致輓聯亦極推崇。惟闈運所云背會尙非。無故實。若劉蓉。則未聞其與國藩有齟齬之事。且以夙好而爲姻家。一國藩子紀澤娶蓉女。一國藩墓銘即出其手。背會之說。未知何據。殆亦一時興到語耳。